

先验思辨逻辑的基本问题

——先天分析—综合判断何以可能

吴宏政

〔摘要〕先验思辨逻辑是适用于超越对象——本体知识的客观逻辑。康德的先验逻辑考察的是经验知识活动中的先验原理,因此可以被称为“先验知性逻辑”,其根据是形式逻辑。而本体知识的必然性不来自于形式逻辑,而来自于黑格尔开创的思辨逻辑。思辨逻辑仍然需要有先验原理作为其客观必然性的保证,因此,先验思辨逻辑是思辨逻辑在主观反思活动中的客观性原理。本体知识的判断类型是“先天分析—综合判断”,因此,先验思辨逻辑的基本问题就是要回答先天分析—综合判断是何以可能的。

〔关键词〕本体知识;先验思辨逻辑;先天分析—综合判断

〔基金项目〕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种子基金项目(200802216)

〔作者简介〕吴宏政,1973年生,哲学博士,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吉林 长春 130012)。

〔中图分类号〕B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9)04-0019-05

有关本体的知识是否是可能的?形而上学能否作为一门严格的科学,主要就在于如何能够建立关于认识本体的知识活动的基本原理。黑格尔创立了思辨逻辑,自此,关于本体的知识已经成为了一种事实,形而上学也因此被“终结”了。形而上学的终结不是形而上学被废黜了,而是说,形而上学所要建立的关于本体的知识在黑格尔那里已经完成了。然而,关于本体的知识——思辨逻辑的建立,虽然表明了形而上学作为一门科学已经形成,但关于本体知识的主观认识活动的先验原理究竟是什么,则至今仍然值得讨论。也就是说,我们虽然已经认识了本体,但认识本体的思维活动所遵循的先验原理尚没有被建立起来。这一认识本体的思维同样具有其先验的原理,即反思思维的先验原理。因此,只有当把反思的思维活动所遵循的先验原理建立起来,形而上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必然性才最终得以完成。在这个意义上,先验思辨逻辑是形而上学何以可能问题的又一个关键问题。

一、先验逻辑之被区分为先验知性逻辑与先验思辨逻辑

什么是先验思辨逻辑?它与形式逻辑、康德的先验逻辑以及黑格尔的思辨逻辑是什么关系?众所周知,思辨逻辑是由黑格尔创立的。思辨逻辑的实质是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客观逻辑,其客观性是说,无论“我们”如何认识本体(绝对精神),本体自

身的逻辑运动都永远是这一对立统一的否定之否定的自我完满的绝对精神,它的客观性与形式逻辑是一样的,即不是“我们”主观地随意地“创造”出来的。但另一方面,无论是形式逻辑还是思辨逻辑,又毕竟是通过“我们”即作为能思维的存在者的“人”的认识活动得以显现的。因此,客观的逻辑无论如何也不能逃脱“我们”的思维活动得到显现,同样,确立一种逻辑的客观性,注定要遇到“我们”主观的思维干扰。如何从“我们”的主观思维中来揭示它所呈现的逻辑是客观的,这是一切先验哲学的基本任务。这就要求,不但要直接确定逻辑自身的客观性,而且,还要确立“我们”的主观的思维活动所遵循的客观性原理,即主观思维活动的客观规律,从而才能保证一种逻辑的客观性。而先验哲学所揭示的“我们”在思维客观的逻辑(形式逻辑和思辨逻辑)时自身所遵循的逻辑,就称其为“先验逻辑”。根据适用范围不同,它应该被区分为先验知性逻辑和先验思辨逻辑。

1. 先验知性逻辑

康德把“先验逻辑”区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叫做“真理的逻辑”,另一部分叫做“幻相的逻辑”。所谓“真理的逻辑”,是指知性如何通过先天知性范畴综合直观表象从而形成关于经验对象的知识。在康德看来,知性只在经验中有效,直观和知性是“经验所以可能”的先验认识活动。而且,经验对象的认识活动全部是“内在的”,因而是具有真理



性的认识。为什么说经验性的认识活动全部是“内在的”？因为直观和知性综合，是思维按照自己的先验原理所把握到的意识之内的“现象”，或者说，所把握到的只是对象向我们的直观和思维所呈现出来的“现象”，这个现象就是“我”的直观和思维的构造活动的结果。注意：“我”的认识活动所构造的结果是“现象”，而不是对象本身的客观实在性，即物自体。这样，康德通过划分现象和物自体的办法，把经验对象的知识全部纳入到了内在性认识之中，而把物自体划分到了“超越的”范围之中。于是，经验性的认识就因其内在性而具有真理性，超验的对象因为外在于知性范畴的综合活动能力，因而就形成了“幻相”，这个幻相因为是伴随理性自身而发生的，因此是不可以避免的“幻相的逻辑”。康德在“先验辩证论”部分里讲的就是这一“幻相的逻辑”，也就是关于理性对超验对象认识时所形成的辩证的幻相。

现在的问题就是：能不能最终就把关于形而上学的三个对象——灵魂、宇宙和上帝的认识活动仅仅归结为“幻相的逻辑”？对于形而上学的超越对象的认识能不能具有客观的真理性？如果不把这一康德所规定的“超越的”认识变成一种“内在性”的认识，那么，有关形而上学的对象的认识就永远不具有真理性，而是停留在“幻相”的阶段，那也就意味着，形而上学最终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了。简言之，“幻相的逻辑”必须转变为“真理的逻辑”，形而上学方能最终建立真理性的学问体系。这一重大的任务的第一个工作就由黑格尔完成了。黑格尔是用什么来完成这一根本性的转变的呢？黑格尔的伟大发现就是，必须要超越形式逻辑而建立“思辨逻辑”。思辨逻辑体系当中，有关形而上学对象的一切思辨的认识，即反思的活动最终都是内在性的认识，从而才使形而上学的对象成为“真理”的对象，而不再仅仅是一个“幻相”了。为了说明黑格尔的思辨逻辑是“真理的逻辑”，必须首先看看思辨逻辑与形式逻辑是什么关系。

2 先验思辨逻辑

前面说过对形式逻辑的超越，使本体自我认识的思辨逻辑成为内在的真理逻辑，康德的“真理的逻辑”是建立在形式逻辑的客观性基础之上的。现在，由于康德对“幻相逻辑”的分析，我们知道：再也不能在形式逻辑的范围内来形成对超越对象的知识了。这就提示给我们一个问题：形式逻辑已经不能为形而上学对象的认识提供客观性保证了。形式逻辑只对知性认识活动来说是有效的，而对于

理性的思辨活动来说就成为无效的了。其表现就是形成了“先验幻相”。超越幻相逻辑，必然从思维本身的特点出发。因此，思辨或反思的思维则是超越知性思维的另外一种思维。恰恰是这一思辨的思维，使思辨逻辑成为了“真理的逻辑”。

为什么说思辨逻辑超越了形式逻辑？这两种逻辑分别适用于各自的领域。形式逻辑适用于经验对象的知识，而思辨逻辑则适用于本体对象的知识。众所周知，形式逻辑的规律有四条：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那么，思辨逻辑的规律是什么呢？质量互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其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在思辨逻辑当中，其规律都表明形式逻辑的规律是无效的。我们举一个思辨思维的判断——“有即是无”（思辨逻辑的开端）来说明思辨逻辑对形式逻辑的超越。同一律要求，有即是“有”，而不能同时即为“非有”。可见，这一思辨的判断违背了形式逻辑的同一律。进一步，这一思辨判断又违背了矛盾律，即两个相反的概念或命题不能同时成立。“有”与“无”是相反的概念，二者不能同时存在。最后，“有即是无”的思辨判断也违背了形式逻辑的排中律，即，当思辨地判断“有即是无”的时候，并非遵循了“非此即彼”的排中律。其逻辑含义是：并非是“有”就不是“无”，是“无”就不是“有”。这表明：对立统一是思辨逻辑的最高规律。这样，思辨判断是把两个反对的对象在思辨中统一（这一统一活动也就是思辨思维的综合活动）起来了，因而超越了形式逻辑。

我们用另一个思辨判断的例子“实体是无条件者”来说明思辨逻辑对形式逻辑的最后一个规律的超越。形式逻辑的充足理由律要求：一切事物必有其原因。这一逻辑规律主要适用的范围显然是作为有条件者的经验对象。知性追问经验事物的原因，直到无条件者为“第一原因”。而思辨逻辑作为本体的自我认识，则不再从外部寻找原因直至无条件者，而是直接视自身为无条件者。因此思辨逻辑可以将实体判断为“实体是无条件者”——没有原因的绝对存在者。至此为止，我们看到思辨逻辑不但不服从形式逻辑的规律，而且正好相反。

这样，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有一种逻辑其规律是不符合形式逻辑的，而其自身却仍然具有客观有效性。这是理性所遵循的另外一种逻辑。这个逻辑就是由黑格尔开创的思辨逻辑。现在，我们进一步分析这一思辨逻辑所遵循的先验原理是什么，以便如康德从主观先验活动中寻找形式逻辑

9 771001 619003

的主观的客观性那样,从主观的思维活动中寻找一种保证这一思辨逻辑客观性的主观的客观性。

二、先天分析—综合判断的引出

一切知识的逻辑形式皆为判断,不论是知性知识还是思辨知识。如果可以把对经验对象的知性认识称为知性知识,而把对本体对象的思辨认识称为思辨知识的话,那么,从判断类型上寻找知识的原理,就是一条有效的线索。众所周知,康德发现感性直观和知性综合的先验原理的“引线”是“先天综合判断”。但需注意的是:在康德那里,先天综合判断仍然是在经验知识范围内来加以讨论的。康德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对判断进行了划分: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而一切分析判断都是先天的,不存在后天的经验的分析判断。分析判断的最高原理是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和矛盾律,即构成判断的谓词是从主词中按照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和矛盾律“分析”出来的。这是一个完全先天的判断,而不是在经验中完成的。综合判断分为经验的综合(归纳判断)和先天的综合两种。由于有后天的经验对象加入到判断之中,且由于理性对趋向于无条件者的无穷回溯,经验的综合是永远不能被完成的。正因为永远不能被完成,它就不能上升为普遍有效性,因而经验的综合判断是没有客观必然性的。

这样,还剩下最后一种判断,即先天综合判断。这一判断告诉我们:当知性对经验对象进行判断的时候,知性所从事的是一种综合活动,但却不是“经验的综合”(如联想律),而是知性自身通过先天的范畴对直观杂多所进行的“先天综合”。这一先天综合判断的任务是:知性通过“范畴”综合直观表象,把表象纳入到概念下面,从而完成判断。即便是推理活动中没有直接的经验对象参与,但毕竟也是经验知识的知性认识的推理。因此,先天综合判断在康德那里的有效范围是经验知识。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适用于本体对象的先天综合知识呢?进一步,康德把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加以区分,那么,有没有一种判断既是分析的,同时又是综合的?在本体知识的范围内,一种“先天分析—综合判断”是否是可能的?这构成了先验思辨逻辑的基本问题。

如果说先天分析—综合判断是可能的,并且是关于本体思辨知识的判断形式,那么,一切形而上学对象的思辨活动就应该表现为先天分析—综合判断。而对于思辨活动的先验原理的分析,也就是

分析理智直观活动和反思的思维活动是如何针对本体对象进行先天的分析和综合的了。思辨逻辑的先验原理就是要考察作为理智直观和思辨思维自身所遵循的先天分析—综合的原理。

关于本体的思辨知识不需要从经验开始,而是直接从理智直观提供的概念表象(区别于经验直观表象)开始,在反思的活动中,理智直观不断从本体中分析出各种规定,从而形成本体对自身的规定。因此,一切形而上学的判断都是分析判断——反思的一切规定不过是从主词的本体中分析出来的,这个分析活动就是从理智直观开始的思辨。分析总是从一个主词中开始分析,而作为本体的“主词”是不能间接获得的,只能直接获得。这样,直接呈现本体的先天能力就是理智直观。理智直观是使一切分析成为可能的前提,因而也是一切反思思维的前提。反过来,反思的思维重新把从本体分析出来的否定性环节与本体自身综合起来,形成了同一个思辨逻辑的“否定之否定”的肯定环节——否定即是肯定。从这个意义上看,思辨知识的判断全部是先天综合判断。这样说来,关于本体的思辨知识都是先天分析判断和先天综合判断的统一,这是惟独形而上学作为思辨知识所具有的判断类型。

三、从“知性分析判断”的原理推出“反思分析判断”的初步规定

1. 知性分析判断的原理

(1)知性的分析判断的必然性来自形式逻辑的同一律。

知性的分析判断是对经验知识有效的。判断是把一个特殊对象放在一个在它之上的普遍概念之下的逻辑能力。如果用主谓关系来说,就是判断的主词当中包含了谓词,谓词是从主词的内涵当中抽取出来的。这样抽取出来的谓词与主词之间关系的必然性,是建立在两个逻辑前提之上的。第一就是同一律。也就是说,主词当中既然已经包含了谓词,那么,说谓词是主词的一个规定就是不自相矛盾的符合同一律的判断。康德注意到了这一点,因此,他把同一律看做是分析判断的最高原理。

(2)知性的分析判断的必然性,就其先验逻辑来说则来自于先天感性直观形式的先验图型。

但同一律还只是从纯粹形式上来揭示分析判断的必然性,进一步,分析判断的必然性还要在内容上即内涵逻辑(先验逻辑)而不是纯粹形式逻辑的意义上有其必然性根据。分析判断中的谓词一定是主词的上方级别的普遍性概念来充当。比如,



黄金是黄色的。其中黄色相对于黄金来说,即是其上一个级别的普遍性概念,因为黄色不仅仅包括黄金,而且还包括其他的一切黄颜色的东西,如黄花是黄色的,黄河是黄色的……等等。分析判断的实质,就是把一个已经在一个普遍概念下所包含的特殊对象抽取出来,再回放到这一普遍概念之下,这是一个分析判断的实质的内涵逻辑。因此,一切分析判断的逻辑意义都是把一个已经在其中的特殊抽取出来,重新放回到普遍性之下。

进一步,既然知性的分析判断是对经验知识有效的判断,那么,其判断的知性综合活动就应该最终建立在感性直观形式之上,判断的有效性也要以概念的内涵关系为基础。普遍性概念包含着特殊在其中。这样的逻辑判断的有效性,实质上不过是由两个概念的“范围”之间的包含关系决定的。而包含关系的感性直观形式就是空间,因此,分析判断的逻辑图型就是空间的图型关系。按照康德的先验图型原理,形式逻辑中的概念的内涵关系是建立在感性直观形式——空间图型基础之上的。普遍性概念包含着特殊个体,这一包含关系要在先验直观形式——空间的关系中被确立起来,因此,康德的“先验图型”就是知性的逻辑活动所遵循的感性直观形式。感性的先天直观形式是知性的逻辑判断的绝对基础。由此说来,知性的分析判断是建立在空间直观形式的包含关系中的必然性。

2 “反思的分析判断”的初步规定

从以上对知性的分析判断原理的阐明,可以对反思的分析判断做如下初步规定:

(1) 反思的对象不是经验对象,因此不是经验知识的判断。反思的对象是由思维自己提供出来的绝对。

(2) 反思的分析判断其必然性不能来自形式逻辑。反思的分析判断来自思辨逻辑。思辨逻辑的规律不是同一律和矛盾律,而是与此相反的辩证的对立统一规律。

(3) 反思的判断不是建立在先天感性直观形式之上的。反思是建立在理智直观之上的。而理智直观必然是一切反思思维必然性的基础。就如同感性直观是一切知性思维必然性的基础一样。

四、先天综合判断被区分为对经验对象的先天综合和对超越对象的先天综合

康德的先验知性逻辑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有两个基本规定:第一,它只适用于经验知识;第二,它的活动是由感性直观和知性综合承担的。这也就是说,康德所说的先天综合判断不过是对经验对象的先天综合活动。“所以,先天综合判断并不仅仅如我所主张的,在与可能经验的对象的关系中、也就是作为这个经验本身的可能性的原则,是可行的和可允许的,而且它们还可以针对一般的和自在的物本身,这一结论就会葬送这整个的批判,并要求我们一切照旧就行了。”^[1]而现在,当我们建立本体知识的时候,所形成的判断则是先天分析—综合判断。其规定同样有两个方面:第一,它只适用于超越对象,即本体知识;第二,它的活动由理智直观和反思综合这两种认识机能承担。而反思的分析判断前面已经给予初步规定,因此,只剩下反思的综合判断还需进一步给予规定。

对超越对象的综合活动即是反思。我们仍然使用黑格尔对反思概念的规定:“反思以思想自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2]反思承担着分析和综合的双重机能。反思的分析判断同时即为反思的综合。分析和综合是同一个活动的两个方面。也就是说,在本体知识的认识活动中,理智直观和反思思维同时完成分析和综合两个活动。一方面,理智直观直接提供本体对象——作为有和无的直接统一体,而反思思维则是对这一理智直观的本体加以分析—综合。分析—综合只是在我们去思维这一反思的活动的原理时才是分开的,而反思活动本身则永远都是分析和综合的统一活动。我们对反思思维原理的阐明,实质上是在知性中进行的。^①先验思辨逻辑是对反思活动所做的知性考察。反思活动本身不是知性活动,但对反思活动的先验原理的考察,则只能是知性的活动。而在对反思活动所做的知性考察当中,我们就要把反思的分析和综合活动区分开来。前面已经对反思的分析判断给予初步规定,这里,则进一步阐明反思的

^①康德完成的是对知性活动原理的知性考察,而我们要完成的则是反思活动原理的知性考察。因此,当黑格尔批判康德“在岸上学游泳”的时候,他只说对了一半,即作为成就本体的知识来说,只能在反思中完成,反思和本体是同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岸上学游泳”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在岸上学游泳”永远都是一种知性活动,即在反思思维以外的活动。这种活动虽然不能直接成就本体知识,但对于认识成就本体知识的反思活动的必然性——反思所遵循的先验原理的考察,则只能由知性来完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反思思维的先验逻辑所做的知性考察,也就是“在岸上学游泳”。“在岸上学游泳”虽然不是游泳本身,但对于掌握不被水淹没和遮蔽的纯粹的动作要领则是绝对必要的。因此,在岸上学游泳仍然有其必要性。



9 771001 619003

综合活动。

反思的综合判断是通过以下三个方面完成的:

反思的综合的第一个方面: 绝对精神原始的统一性(存在)——客观精神的否定性环节的规定(本质)——返回自身的客观精神(概念)。这三个环节是客观的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的思辨逻辑, 这一逻辑在“我们”的反思中被建立起来, 从而完成了三个环节的综合活动。反思把理智直观提供的绝对精神(单纯的有与无的统一体), 与绝对精神自我否定的规定(这是反思的分析活动)联结起来, 从而完成关于绝对精神的先天反思的综合判断: 绝对精神在其自身的否定性环节中返回其自身。

反思的综合的第二个方面: 客观的思辨逻辑必然要在“我思”中显现自身。因此, 在“我思”中所呈现的客观的思辨逻辑的各个环节, 不是从经验中获得的, 而是从“我思”中分析出来的。这样, 客观的思辨逻辑的每个必然环节, 实质上都是“我思”自我运动的客观环节, 思辨逻辑在这里表现为“我思”——“我思”的否定——“我思”的完成。这样, 反思的综合实质上是对“我思”自我运动的三个环节的综合。反思综合的对象不只是客观思辨逻辑的环节, 而且同时就是“我思”自身提供的环节。

反思的综合的第三个方面: 当“我思”如此这般去完成绝对精神与其各个环节的综合的时候, 这样的综合活动是在“我们”的反思活动中给予综合的。于是: “我们”的综合虽然是我们的综合, 但却决不只是我们的综合, 而是绝对精神通过“我们”的综合而完成的它自己的综合。反思的综合把绝对精神和作为显现绝对精神的“我们”的主观的“我思”联结起来, 从而完成了关于绝对精神的先

天反思的综合判断: 绝对精神是通过“我们”的“我思”而显现其自身, “我思”是绝对精神显现自身的内在环节。

但是, 我们要从“我们”这里寻找本体是如何在“我们”的活动中完成其对自身的显现的, 这就是先验辩证逻辑的全部任务。上述对反思的综合活动的先验原理的阐明已经告诉我们: 一切关于本体的知识, 都不是“我们”附加给本体对象的, 而是本体自身显现的逻辑活动。因此, 一切关于本体的知识, 都是已经内在于本体, 而不是在本体之外, 从外面加上去的。作为“我们”的主观认识活动的本体——“我思”同样是一切思维的起点, 并且, 是一切思维必然性的总根源。当反思的综合的第三个方面把“我思”看做是绝对精神客观思辨逻辑的环节的时候, 完成了先验思辨逻辑的最高演绎。反思中看到: “我思”是客观思辨逻辑的环节, 而这一判断同样是由“我思”分析—综合完成的。但“我思”已经扬弃其主观性, 而与客观精神同在了。

综上所述, 先验逻辑的基本问题就是“先天分析—综合判断何以可能”。先天分析—综合判断最终是建立在理智直观之上的。没有理智直观提供这一原始的综合能力, 反思是不会联结本体与其自身的环节的。而理智直观和反思的先验逻辑都是建立在思辨逻辑的对立统一规律之上的。

【参考文献】

[1]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邓晓芒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年, 第295页。

[2]黑格尔:《小逻辑》, 贺麟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年, 第39页。

【责任编辑: 侯小丰】